



8

◆煤块、注射器、药

1月20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“大寒”，二十四节气中的最后一个，虽然天气没有像这个名字一般，但还是有些阴沉。八点多钟，记者换乘两班公交车，凭着昨日在电脑上查到的地址，在滨北街道办事处张木匠村下了车。一位路过的大娘证实，记者此次奔赴的目的地东家坊村，就在东边不远处。

一条乡间泊油路向东边延伸而去，两边都是成块的麦田和苗木，前方的村落被土地和薄雾包围着，路上没有几个人经过，只有田间地头的麻雀在叽叽喳喳地飞来飞去。走着，走着，就到了村里。

看到一位大爷在屋檐下散步，记者忙上前去打听张勤家的位置。听到“张勤”二字，这位大爷的脸上立刻变得严肃起来，但他还是用粗糙的大手给记者指了指方向。当记者问道张勤家是什么情况时，大爷说：“你到了他家后就知道了。”

转过几个街巷，记者走到了张勤家门前，一捆又一捆的柴火堆在他家的院墙下，走进大门，一位头发花白的大爷正在屋门前忙活，而这位大爷便是张勤。

对于记者的到来，张勤着实吓了一跳。看着地上的“煤块”，张勤告诉记者，这些都是他的“自制煤块”。“别人扔掉的碳渣，我捡回来后，掺点土和好的碳沫，用水搅拌均匀，做成块状晒干了就能当煤烧了。”张勤说，“要是只烧好煤的话烧不起啊，时不时地捡回点来，能省一大笔费用，过去九个年头的冬天，都是这样熬过来的。”

张勤把记者让进屋里，外屋空荡荡的，只有几个箱子和一张桌子，而桌子上摆放着一盒针药注射器和一盒小咸菜特别显眼。张勤说，那些注射器不是给儿子张海成打针用的，而是给他喂饭用的。

“这些都是一次性使用胃管，地上的箱子里装的是氯化钠、葡萄糖注射液和褥疮防治床垫，这些东西都要定期买，不能断。而桌子上的那袋子药是他娘的药，她患有脑血栓和高血压，该吃的药也从未断过。”张勤一向向记者介绍。

走进里屋，张海成的母亲宁学文正在用毛巾给他擦脸，九年前的一场车祸让这个刚成年的小伙子变成了“植物人”，不能说话，不能动，不能吞咽，只有睁开的眼睛和费力的呼吸证明他还活着。尽管这样，年过六旬的张勤夫妇从未放弃过儿子，“只要他还有一口气，我们也要尽心竭力地照顾好他。”宁学文说。

◆凌晨三点，噩耗传来

提起张海成的车祸，宁学文几度落泪。

2005年6月22日凌晨三点多，张勤夫妇早已熟睡，可就是在这时，传来了“哐哐”的敲门声，夫妇俩隐约地听到“你儿子出车祸了”这样的话。“起初，我还以为是不是敲错门了，儿子在毛巾厂上班，在那里吃，在那里住，怎么可能出车祸呢？”宁学文说，“可是声音越来越大，我的脑子都嗡嗡的，当时吓得都起不来了。”

敲张勤家大门的是本村一位村民，因为她女儿也在毛巾厂上班，知道了张海成出车祸的消息后，就告诉了他，让他转告张勤夫妇。

犹如晴天霹雳，张勤夫妇赶紧找车奔赴医院。“到了医院后，看到儿子躺在病床上一直昏迷着，满头都是血，我都快认不出来了。”宁学文说。

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，做了几次大手术，巨额的医药费不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，也让这个家庭负债累累。但是张海成的病情始终不见好转，“不会说，不会动，不会吞咽，只能睁开眼睛，连医生都说没治了，就这样了。”张勤说。

宁学文告诉记者，为了凑钱再给儿子看病，她挨家挨户地向亲戚朋友借钱，在村里看到谁家刚卖了棉花，就上谁家去借。借



宁学文用针筒为儿子喂饭，这一动作持续了近十年。

两位花甲老人的守候

九年前的一场车祸，让滨城区滨北街道办东家坊村的小伙张海成变成了植物人，突如其来的灾难也让这个家庭步履维艰，张海成的父母张勤夫妇两年之间白了头发。尽管家庭贫困，生存艰难，但年过六旬的老两口从未放弃过久卧病床的儿子。能再带着儿子去医院看看，听儿子喊一声爹娘，是这两位花甲老人的唯一心愿了。

文/片 本报记者 孙秀峰

►张勤将别人扔掉的碳渣捡回后，掺上泥土和碳沫，制成小块当煤块烧。



完钱，张勤夫妇就拉着张海成去了滨医附院，可是一个月的治疗并没有让张海成有所好转，无奈的老两口只好将儿子接回家里悉心照料。

张勤说，那天晚上儿子下班后，就和朋友骑着摩托车去杜店看望生病住院的一个同事，就在他俩回来的路上，由南向北途径东方红路口时，和一辆由北向南左转弯的河北籍重型货车相撞。

事后，交警部门出具事故认定书，张勤夫妇将重型货车所有人张某告上法庭，经法院审理，被告张某按照事故责任应承担70%的赔偿责任。“可是对方家庭也不好，我们和律师去执行了两次，都没有结果，一分钱也没有拿到，反而搭进去了路费和其它费用。”张勤说。

日子还得过，生活还要继续。“儿子虽然这样，但当老的，为了儿女都是一个样，不能不管他，没有狠心的爹娘。”张勤说。由于张勤夫妇年事已高，身体也都都不大好了，加上要照顾张海成，便将家里的几亩田地承包了出去，民政部门了解了情况后，也为其办了低保。

“一开始出院的时候，多亏了村里的一位老医生李建成，不辞辛苦，没白天黑夜地为孩子打针输液，一直坚持了两年多。后来老医生去了外地的儿子家，给张海成打针就少了，但一般的消炎

药和营养液还是定期给他打。”张勤说。

◆一个动作，持续十年

10点多，宁学文接了盆热水，开始为张海成擦洗胳膊，她一边为儿子擦洗胳膊一边告诉记者，她儿子张海成是个孝顺的孩子，从17岁就开始上班，每次发的工资都交给家里，从来不乱花钱。

“老妈，你儿我回来了。”宁学文反复念叨这句话，“以前儿子上学和上班回家的时候，一进大门先说这句话，我这孩子真好。”宁学文说。

给张海成擦洗完后，宁学文捅了捅煤炉子，阳光透过窗打在她的脸上，如今63岁的宁学文已是满头白发。“从孩子出事开始，两年的时间头发就全白了，哎，现在也就勉强地给他使唤着。”宁学文说。

张勤告诉记者，这近十年来，孩子他娘没少受累，给孩子端屎端尿，没说过一句怨言，自己身体本来就不好，还吃着药，有时候腰疼得都睡不着觉。

宁学文爬到炕上，开始给张海成按摩身体。“从出院开始，我每天都要给孩子按摩身体，他每天这样躺着，肯定不舒服，给他按摩按摩，活动活动筋骨。”宁学文说，“出院一年多，有一天突然

发现他嘴角能动了，肩膀也能动了，我就像是看到了希望。”

张海成的“反常举动”让张勤夫妇高兴不已，“他现在能哼出声了，我们偶尔讲个笑话啥的，他都能听见，能自己笑，我就特地给他买了一个能听相声小品的收音机，定期地放到他的枕头边上。”张勤说。

“快十年了，你都没叫声娘，你也该叫声娘了。”宁学文对着张海成说，“不求别的，只希望你能自理就行，等我和你爸没法动的时候，你能照顾得了自己就行啊。”

不到12点钟，宁学文就开始为儿子做饭，白菜烩馒头加一个鸡蛋，这是平日里给张海成做的最多的一样饭。等饭菜稍微凉了些，宁学文将饭菜倒进搅碎机里。

因为张海成没法吞咽，宁学文只能将饭菜打碎后，用注射器往他的食管里打。“停了电就没法用搅碎机，孩子就吃不上饭了，每次给他喂完饭，我的手和胳膊就疼得厉害。”宁学文说。

单是喂饭的一个动作，宁学文每天要重复近百次，而这一动作，她持续了近十年。

◆盼着再听一声爹娘

记者注意到，张勤穿的衣服补了好几块补丁。“我穿的这一

身衣服都是乡邻们送的，破了就缝缝补补，邻居们都很好，平常都会过来送些菜啥的。”张勤说，“向街坊四邻都借了钱，还不上人家，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。”

跟张勤家做了近四十年邻居的赵宝娥说：“海成是个好小伙子，但是出了车祸后，一家人都挺难受的，平时摘了蔬菜，包个饺子啥的都往那边送，能帮忙的尽量帮，街坊邻居多少年了，平时过去跟他娘聊聊天，说说话，也算是开导开导她了。”

院子的一个角落里堆了一些瓶罐和纸盒子，张勤告诉记者，因为年纪大了，种不了地，他只能利用闲暇时间去外边捡些废品再卖掉，以补贴家用。

“儿子离不开人，她妈得定点地看着他，我一有空就出去捡废品，挣的钱虽然不多，但对于这样一个只靠政府救济，没有其它经济来源的家庭来说，能挣一点是一点吧，哪怕买俩馒头都行。”张勤说。

张勤从来没有求过人，但他反复告诉记者一句话，也是他多年来藏在心底的一个愿望，希望能有个爱心企业或者是慈善团体能资助他们，让他能带着儿子去大医院再看看。

张勤说：“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，说不定会有奇迹呢，说不定儿子就能重新站起来，再喊一声爹娘。”